

■ 难忘记忆

两只珍贵的木板箱

■ 赵征

一个头戴军帽的女战士，牵着一头驴子，驴背上骑着一个小女孩，两侧还挂着用绳子连接着的简易木板箱，左侧有一名男战士紧张地照护着。女战士那清澈明丽的眼睛留恋地看着熟稔的窑洞，又看看那俏立的宝塔，然后追随大部队急行军，向浓云密布的苍茫的远方走去。

这一走，不知登过多少碎石嶙峋的山路，穿过多少坑坑洼洼的泥路。有时前方不断传来闷雷似的炮声，有时头上还会掠过敌方苍蝇似的侦察机，女战士或牵驴隐蔽，或快步疾走，还利用部队休整的间歇，为战士们一展歌喉，鼓舞士气。女战士千里行军的脚步声，是留在中国大地上的壮美的音符。

这是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事。女战士名叫钱韵玲，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人，驴背上的小女孩自然是冼星海和钱韵玲爱情的结晶。前后奔忙的男战士是上级派来照顾这对母女的。被钱韵玲视为最珍贵的宝贝则是驴背两侧 的木板箱，里面有冼星海热血沸腾的《黄河大合唱》手稿和创作歌曲，有跳动着心声的冼星海日记和创作札记，有他俩的照片和信件……可以

说里面藏着冼星海几十年的
 人生历程和浩瀚的音乐天地。

随着战局的变化，有时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有时会遭遇逃窜的残敌，钱韵玲担忧木板箱会在战火中丧失，毅然决然叫男战士将木板箱扛到山上，藏进山洞里，并找来一块块山石，严丝合缝地将洞口封了起来，又在洞外堆积乱石，使人浑然不知这里原先是个山洞。

钱韵玲又找到住在山脚下的老实巴交的山民，问明这里的地名和山名，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更是牢记在心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办公室对门，是个脸儿清秀，眼睛温和有神，鬓发黑里带白的大娘，还是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人称钱大娘，是延安时期的老党员，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冼海星的夫人。我暗付，钱大娘肯定有故事，很想听她说冼星海，就抽空到她办公桌一边的藤椅上小坐。上面描述的女战士牵着驴子转战千里的情景，就是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的。我尊重而有礼貌地问：你和冼星海是怎么到延安的？

钱大娘如数家珍地说，星海原来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当时他已是著名的音乐家。我就是他组织的抗日歌咏

队的。正好，周恩来到了武汉，与星海见了面。周恩来告诉说，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向延安，投身抗日。延安也很需要你这样的音乐家，你去延安吧。星海那被抗日救亡大义浸染已久的心，经周恩来指点，立即升腾起向往延安的热流，充满激情地说，我去延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星海带着我到了延安。

我像学生似的提问：《黄河大合唱》是非常成功的杰作，当时冼星海创作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钱大娘说话细声细语，温和如春风：想起来那一幕就像在眼前。那阵子，星海正像一条船，一会儿被激情托上天，一会又随洪流一泻千里，热血随着旋律愤张，心跳和着音符跳动，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坐下，忘记了白天黑夜，忘记了吃饭睡觉。我唯恐打断他的思路，只是默默地炖小米粥，煮红枣，悄没声儿地把食物放在一旁。他有时会撮一个红枣放在嘴里，感到肚子饿了就一咕噜喝下一碗粥。创作完毕，星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抱起女儿又是亲又是笑，开心地说，爸唱给你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听到冼星海用生命演绎抗战歌曲的情形，我肃然起敬，悄然问钱大娘：当年你参加演出的吧？

她说：我是合唱队队长，有时还要领唱。首场演出，毛主席、周恩来和中央领导都来了。演出非常成功，全场掌声久久不停。

我深深赞叹：《黄河大合唱》是抗战音乐的经典。那冼星海怎么又会离开延安去苏联的呢？

钱大娘脸上泛起兴奋的光说：那一天，上级派人通知星海，毛主席请星海全家吃晚饭。别提有多高兴了，星海携妻带女，兴高采烈地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笑微微地亲自招待我们，餐桌上有一盆当时稀罕的红烧肉。毛主席一边吃一边说，有位电影工作者拍摄了介绍延安的纪录片，需要配乐配音，而延安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想请冼星海携带胶卷去苏联制作，然后带回来放映。星海当场答应了。告别毛主席后，回来的路上，星海亲昵地对我说，我去苏联你不要担心，我会快去快回的。

我唯恐触动她的伤心处，不敢再问下去，因为结果是冼星海在苏联病逝了。

出现了难堪的沉默。在静寂中，我仿佛看到遥远的岁月里，回来的路上，星海孑弱的肩膀在抽动，生命在呐喊。

我鼓起勇气转移钱大娘的思绪，问：那两只木板箱取回来

了吗？

钱大娘从悲痛的情懷中挣脱出来，告诉我：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冼星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打电话给我，说中国首协一项重点工程就是出版冼星海全集，希望我积极配合，贡献资料。这正是我的心愿呀，我满口答应，立即行动。我与那位男战士立即从杭州出发，不知转车多少回，终于找到那个一直记在心上的小山村。呼哧呼哧爬上山，满山坡寻找，终于找到那个被藤蔓覆盖的山洞。搬开石块，哈哈，那两只木板箱完好无损。我像个探宝者找到宝藏似的，竟高喊起来：星海，我又找到你了……后来两个木板箱送到北京，交给中国首协主席。不久，冼星海全集出版了。

我向钱大娘提议：希望冼星海日记能在我负责编辑的刊物上连载。她慨允了。

钱韵玲，这位来自延安时期的老党员，虽然生命逝去了，但她给我讲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依然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她以自己的信念、忠诚、毅力和智慧，保全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全部资料。我想，冼星海是不朽的，而钱韵玲无怨无悔地将生命融化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其精神也是恒久的。

■ 百姓故事

五叔的遗憾

■ 王书伟

前两天，社区工作人员把父亲“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家中，五叔听说后，特意赶过来观看。五叔捧着纪念章和证书翻来覆去仔细观看，不无遗憾地说：“我就差一天时间，不然也能得到纪念章。”五叔是1971年7月2日在部队加入了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规定，确实无法获得纪念章。

当年，五叔中学毕业后就立志参军，做一名解放军战士。五叔参军的过程有点坎坷，他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最终体检合格，穿上了军装。五叔参军所在部队是铁道兵，地点在齐齐哈尔附近。五叔回忆说，第一次到大东北生活，夏天还好说，冬天特别难熬。室外天寒地冻，裹着带皮毛的军大衣，穿着鞋里带毛的大头鞋，也不觉得暖和。对于五叔来说，部队就是个大熔炉，他在部队经历了从青少年走向成年最为关键时期的重要生命历程，对他的后半生影响很大。

也正是在部队里，五叔发现在铁路施工最艰苦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冲锋在前，表现出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特质。后来五叔才了解到，那些人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先锋战士。五叔深受他们的影响，立志也要向他们一样，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郑重向党组织提

交了入党申请书。

此后，五叔处处向党员同志看齐，党员同志也乐意帮助他这位新兵，不但在思想上引导他，也在生活中关心他。五叔成长很快，在入伍的第三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五叔说，铁道兵的工作艰辛，人员经常随着工程项目转移，工作地点多在荒郊野外，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从未叫过苦、喊过累。五叔服役5年，才恋恋不舍离开了部队。

如今，五叔已经退休十多年，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继续在社区做志愿者，利用自己会乐器的特长，经常参加社区党建宣传活动。

看着五叔有些落寞的眼神，我劝慰了他几句。五叔说：“说没有遗憾那是假的，如果我也能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当然会很激动。但规定就是规定，差一天也不行。但不管有没有纪念章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遗憾就都装进肚子里去吧，一会儿我还要去参加一个社区党建活动呢。”五叔的脸上又绽满笑容。

开车把五叔送到十几里地外的党建活动中心，有好几位五叔的所在老年乐队的队友已经先到了。五叔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笑着对我说：“我们都是老党员。现在年纪大了，别的做不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事儿我们还可以，这也算是发挥余热吧。”



钢筋铁骨

苗青摄

■ 笔随心动

藏在猕猴桃里的爱

■ 翁敏渊

去年秋的一天，我们全家坐着堂哥的车，早上6点出发，来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还是堵车了，王医生提前给我订了一个床位。医院里人山人海，我看到了很多坐着轮椅的病人，心里很害怕。在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我的旁边坐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小男孩，不停和地上的蚂蚁玩。

办好了相关手续，我住进放疗科。一个房间住两个人，

和我一起住的是孙奶奶。妈妈对我说，奶奶得的是癌症晚期，已经做了30次化疗。而孙奶奶却对我说，得病是为了增加你的阅历。每天，她都给我一只猕猴桃，说吃了对身体好。

快到国庆节了，孙奶奶让我帮忙给她订票，说她想去看孙子。我便拿出手机，问孙奶奶要去哪里？

孙奶奶说：“我孙子在澳大利亚。”“奶奶，去那里谁送你呢？”我问。

“我儿子答应我，国庆节去

看看孙子的。我跟你说，我有英文名字，还是孙子给我起的。我叫朱丽叶，我孙子叫罗密欧。”孙奶奶说。

这是我听过的最难过却最感人的莎士比亚的故事。

国庆节的时候，孙奶奶出院了，说是想在家里过中秋节。奶奶送了一只猕猴桃给我，让我每天都要吃。奶奶对我说，不要怕，爱你的人，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后来，孙奶奶去了天堂……

■ 时代先锋

有一种主旋律叫黄亚洲

■ 王珍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大雨潇潇如注，我从杭州最西边的西溪源头，途经西湖，穿过杭州城区，两个小时的车程后，来到钱塘江北岸的杭州图书馆。我走进黄亚洲、赵振元诗歌专场朗诵会中，沉醉于盎然的诗意里。

《船从南湖出发》《渡口，有船靠岸》《中国美院，夏朋烈士塑像》《太阳之光》《杭州写给亚运会的一封信》……一首首发自肺腑的诗歌，情深意长，讴歌祖国的繁荣昌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一直觉得，有黄亚洲的杭州是幸运的杭州，因为黄亚洲用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里，树起了时代的风向标，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就像这一场百年华诞别具

一格的庆祝盛宴，他和赵振元倾情创作的诗歌，由省市朗诵名家纵情演绎后，带给杭州这座城市异样的震撼和无尽的回味。

即使是红色题材，在黄亚洲的诗歌中，也并非只有激情澎湃、气势磅礴，也不是只看得见一种艳丽的色彩，而是绚烂缤纷如同广袤的大地、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和无垠的苍穹。诗句有时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如同喷薄而出的朝阳，咆哮的黄河；有时则和风细雨，细腻如丝、温润如玉。

黄亚洲的诗给予时代的，不仅仅是诗意的厚度和浓度，更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青在指着方向。比如他最近创作的《金延安：乡村振兴大卖场》，他用一颗真诚的平常心，诗意地还原了生活的本色之后，又引领着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穿越

时空，深入延安的一个乡村市场，徘徊于安塞地椒羊肉、直罗贡米、延安米酒、陕北狗头枣、延长西瓜、安塞小瓜、延长酥梨、黄陵的蔡和平油糕之间，看着延安人热情地笑脸相迎，“仿佛我是1936年7月1日出现的那支红军，我随着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刚刚抵达吴起镇”，由衷地感谢延安人民“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养育革命”。

黄亚洲的诗，从来不敢弄玄虚，不会让人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更不会简单直白得完全不像诗。他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以干净朴实、儒雅高洁、温和敦厚的风格，睿智、幽默、豪爽地挥洒着充沛真挚的情感。那种超强的代入感和感染力，让我的神经常被还原，心弦被弹拨，常常会读哭了、读笑了，感动，情不自

禁。这就是诗歌的温度和力度吧。

此时，世界上依然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各地疫苗的接种人数不断在刷新；有一些交通或者别的什么事故在发生；还有不断生出的谣言和诈骗在蛊惑人心……

而在杭州运河边的黄亚洲书院内，一如既往，不时有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报告会等在举行着。黄亚洲书院向很多也许还排不上文联、作协日程的诗人、作者、画家等文人墨客，打开了大门，很郑重地替他们做一两次活动，记录他们的一段、或者半生的创作得失。

黄亚洲还集合了一群文学艺术界的志愿者：作家、诗人、越剧表演艺术家、书画家等，热情为文学艺术的普及做点事儿，比如为社区老人、民工等各种弱势

群体提供各类免费的文艺讲座。每一个无名的草根，都可以成为这个文化客厅的客人，也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那里的主角。

这样的黄亚洲，由我看来就是诺亚方舟。他坚定的诗句把握着航向，带领热爱文化艺术的人们，驶向健康安全幸福的地方。

我是很愿意时常去黄亚洲书院坐一坐，聆听一场诗歌朗诵或者文学研讨，尤其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那是很值得流连忘返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必要时常在大庭广众间大声喧哗：“我是黄亚洲的学生！”用心地读一读黄亚洲工作室公号中的每日“黄诗”和“黄评”，悉心体会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字字句句，一定能够学会许多写诗的技巧，以及诗歌以外的东西。

延安行（外二首）

■ 刘汉杰

夜午的霓虹灯
一轮圆月
缓缓照在延河之畔
只听见了还在轻轻潺流的延河水
却不见了四方青年奔涌红都的奇观
那些热血沸腾的革命男女
而今再去何处觅

你的身上
永远闪耀着历史圣光
是革命进程将你照亮
也是时代热血青年把您点燃
分明是一种理想用鲜血烧沸了
在永恒闪光

那个时代已永不复返
但愿这里的主义红光
不断改造社会进步的精神
会被一代代继承弘扬

井冈山

用最古老的梭标
开启天下大同的真理之锁
用最古朴的山民
医治社会最难愈的顽疾

罗霄山脉
竖起了均贫富的枪杆
自由的枪炮声
为每个平民举行了解放仪式
山寨的茅屋里亮起了共和的明灯

胸藏百万雄兵
依然牵系着一位巾幗英雄的柔情
在硝烟中时时惦念

西柏坡一瞥

在大行山麓滹沱河畔
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碧波旁
西柏坡
一个载入中国史册里辉煌的名字

用197封电报调动千军万马
决胜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赢得了中国经营权的大决战
堪称共产党精英的倾世杰作

不愧一群政治军事的天才
对人心和潮流进行运筹帷幄
对战争和兵法开展神机妙算
一次人心所向的改朝换代的战争布局
在这个神秘的小村中悄然孕成

西柏坡
一部惊心动魄的战争巨片
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神奇之地
从此中国的心脏进驻了一颗伟大灵魂
它日夜为中国强大跳跃着雄壮

西柏坡
诞生新中国的第一个地标
见证了华夏崛起的千古绝唱

■ 微型小说

新年礼物

■ 任迎春

“老三，梅师母带口信说，叫你今晚到她家去一下。”除夕傍晚，老三一回到家，在村口开店的翠姐就特意前来告知。

“今天是大年三十，梅师母叫我去她家？”老三睁大眼睛问。

“是啊，”翠姐说，“她先后托三个人带来口信，一定是有急事找你帮忙。”

“哦，好的。”老三嘴上应着，心里却有点烦，“大过年的，还要我去帮忙啊！”

自从买了拖拉机，老三不知帮梅师母做了多少事了。

梅老师去世了，梅师母四个孩子都在县城读书，家中只有梅师母一人。每个学期开学，梅师母叫老三帮忙运送孩子和行李到县城。学期一结束，又要帮忙把孩子们运送回家。平时，梅师母每个星期都要托老三给孩子们捎带各种东西，比如，一袋米、一罐菜等。最烦的是带钱带衣服，还非得面对面交给孩子，费时又费力。有时太忙，老三尽管不是很愿意带，可这些物品都是孩子们的必需品，何况梅老师是教了他小学五年的班主任，老三最终还是带了。

“平时梅师母一人在家，我尽力帮忙也算应该，可这大年三十的，梅师母还一个接一个捎口信要我去她家帮忙，也太过分了吧？”老三心里有点不爽。出于礼貌，吃过年夜饭后，他还是急忙赶去梅师母家。

“老三啊，非常感谢你平时的帮忙，我给你织了件毛衣，特意选了厚实的花纹，希望你穿上后，红红火火发大财！”梅师母说。

老三手接过这件红色毛衣，感觉沉甸甸的，心里暖洋洋的。